

遇见的你，点亮星光，艳过骄阳。
顾九思，我一生狂妄，却从未赢过你一场。

东奔西顾 著

君子有 九思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东奔西顾 著

君子有 九思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有九思 / 东奔西顾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00-1672-9

I. ①君… II. ①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2643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君子有九思

作 者 东奔西顾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 瑜

责任编辑 黎紫薇

特约策划 王 瑜 王 婷

特约编辑 王 婷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小石头

内文绘图 谷 komi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8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ISBN 978-7-5500-1672-9

赣版权登字: 05-2016-5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1	尚未发生	001
Chapter 12	遇见的你，艳过骄阳	033
Chapter 13	风在低吟，他在诉情	061
Chapter 14	黑白的过去	085
Chapter 15	小九，别怕	109
Chapter 16	回转的宿命	143

君子有九思



Chapter 17	此心安处是吾乡	175
Chapter 18	雪花下的棉花糖	201
Chapter 19	心相守望，地老天荒	229
番外一	人间有味，相意暖阳	264
番外二	礼物	267
番外三	云上清欢	269
番外四	你是我的小确幸	278

Chapter 11

尚未发生



顾九思，你再这个样子，我真的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深夜，原本安静的医院因为陈慕白的出现而鸡飞狗跳，陈慕白向来不怕麻烦别人，陈静康站在病房外，看着黑压压的一群穿着白袍的专家围在顾九思床边做检查，扭头看了陈慕白一眼，在心里赞一句。

少爷，您真是大手笔啊！

估计是从睡梦中赶过来的院长刚想和陈慕白寒暄一下，陈慕白简单粗暴地打断他：“先看病。”

院长马上转身让旁边站着的中年医生去催一下。

中年医生进去后没多久，很快就出来，“慕少，是急性胰腺炎，而且病人的情况又很严重，要马上手术，不过有风险……”

医院走廊昏暗的灯光照在陈慕白的脸上，他整张脸阴暗冰冷，慢慢地开口：“你敢接着往下说试试！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送来的时候是活的，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也必须是活的！”

一时间没人敢说话，院长花白的眉毛紧紧皱成一团，如今医患关系本就紧张，更何况对方又是陈慕白。一群医生中间忽然有人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陈慕白。”

众人听到声音，纷纷看向声音的来源，一贯好脾气的陈医生此时正不悦地看着传说中的陈家慕少，颇有警示的意味。

众人带着疑问又看看虽然还是沉着一张脸但似乎已经收敛的陈慕白，皆是面面相觑。

一个普通的医生怎么敢和陈慕白大声说话？那可是连院长都小心翼翼赔笑的人呢！为什么慕少不但没生气反而安静下来了呢？两个人都姓陈啊，难道陈医生……

陈慕白虽然高傲霸道，但也有分寸，分得清轻重缓急，舒出口气，语气也缓和许多，“先救人再说。”

院长点点头，转身低声吩咐几个专家：“快去准备手术。”

手术室外，陈慕白和陈簇坐在长椅上安静地等着。

医生拿着手术单出来问：“谁是顾九思的家属？”

陈慕白站了起来，“我是。”

医生机械般地开口：“在手术单上签字。”

陈慕白签了字之后递给医生，医生看了一眼，指着某处空白处，“与患者关系这里也填一下。”

陈慕白顿了一下，转头问陈簇：“哥，这里怎么填？”

站在陈慕白身后的陈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陈簇看得出来陈慕白有些慌乱。

陈慕白的慌乱一般人看不出来，他表面上相当冷静，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声音没有一丝起伏，连刚才签字的时候，手都没抖一下。可陈簇知道他不慌的话不会叫他哥，不会问他该怎么填，刚才的一系列动作不过是本能反应，他的大脑早已一片空白。

在陈簇的印象里，那个叫陈慕白的男人有铁腕、有柔情，可以很完美地处理好任何事情，论能力、论手段早已凌驾在他这个哥哥之上，早已不需要再求助于他。

一袭白衣的陈簇并没有告诉陈慕白具体填什么，而是看着他的眼睛，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开口：“这种病有些人初期症状不明显，以为只是平常的腹痛，忍一忍就过去了，还会伴随着出现发烧、呕吐，可一旦发现休克再送来，就已经很严重了，死亡率很高。”

陈慕白愣了愣，“哦”了一声之后，低头认真而郑重地写了几个字。

陈簇没有去看他写的什么，他相信陈慕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可是那位医生看了一眼之后，一脸愕然地看了看陈慕白，又很为难地看向陈簇，陈簇对她笑了一下，“就这样吧。”

那位医生是认识陈簇的，本来对陈慕白称陈簇为“哥哥”就有些接受无

能，想到陈簇必定和陈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院长又以“无论慕少说什么做什么你们都要听他的”的姿态站在一旁，于是忍了忍什么都没说，一副吞了苍蝇的表情拿着手术单走开了。

手术室的灯很快亮起，陈慕白自始至终都很安静，不时转头看向手术室的方向。

本来院长带着一群医生都等在外面，后来被陈慕白赶走了，只留了陈簇和陈静康。

陈慕白也不喜欢医院。那一年，他也是等在手术室外，那个白人医生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对着他无奈而同情地摇了摇头，那个时候他虽然年纪还小，却也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和他相依为命的亲人舍他而去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眼下又一个于他而言不一样的女人躺在里面，他等在外面，如果和当初的结果一样，他的命运会不会再次改变？

陈慕白的心此刻空落落的，像是无端少了一部分。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了，陈家都是没心没肺的人，他也是。他对谁都不付出感情，就是怕出现今天的情况。没有感情就不会受伤。可是感情总是在潜移默化中根深蒂固，等发觉时早已深入骨髓，不能自拔。

陈簇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轻声问：“小白，你在想什么？”

陈慕白面无表情，几乎是下一秒就回答：“我在想，顾九思一定不会有事，她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她还让我帮忙找她父亲，我还没替她找到。等她好了，我不做别的了，一定要先帮她找到她父亲……”

陈簇每天在医院里见惯生离死别，见惯病人家属的各种反应，他知道一向寡言的陈慕白忽然这么多话是因为什么，便直截了当地打断他：“你怕了吗？”

陈慕白摇摇头，颇为苦恼地看向陈簇，“我不知道。别人都说我是薄情

寡义的人，或许我真的是。她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现在出了事，我总该会伤心、会难过吧？可就是因为她跟着我那么多年，我们的心意有时候是相通的，她在想什么我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也可以感觉到。现在我能感觉到，她不会有事，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可是她不出来，我又没办法放心，一颗心不上不下的很难受。我知道你是医生，我和你说这些，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

陈簇看着陈慕白，他大概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大悲无泪。当年他捧着他母亲的骨灰进门的时候一脸倔强，也是不见伤心。

陈簇什么都没说，只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的陈慕白不需要安慰，他只需要顾九思平平安安地从手术室里出来，主刀医生告诉他，顾九思没事了。

陈静康也后悔得要死，跑前跑后地补办手续，又殷勤地给陈慕白买水。陈慕白接过来也不喝，对他爱理不理的。

陈簇看陈静康的眼睛都是红的，便把他叫到一边问，陈静康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清楚。陈簇倒是帮理不帮亲，用陈慕白听得到的音量回答：“不怪你，怪他自己。他自己的女人不自己看好了，让别人看着算是怎么回事？”

说完用眼角余光看了陈慕白一眼，他果然皱起眉。

陈静康目瞪口呆地看着陈簇，“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没乱说话啊？”

陈簇笑，一脸坦荡，“知道什么？他和顾九思？”

陈静康很认真地回忆了下，“我记得我没说过啊……”

陈簇摇摇头，“也就你还觉得是个秘密了，真不知道你怎么在陈家活下来的？”

陈静康很忐忑，“二少爷，顾姐姐会没事吧？”

陈簇又看了陈慕白一眼，“我也不知道，还得等手术之后再说。”

几个小时之后，手术灯灭了，顾九思被推了出来，是消化内科的主任亲自主刀。他摘了口罩，开口道：“手术很成功，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但是还需

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陈慕白听到这里终于放了心，跟着手术车送顾九思去病房。

主刀医生忽然叫住陈簇，在一旁和他说了几句话之后才离开。

陈簇晚了一会儿才到病房，看了仪器上的各项数字之后，示意陈慕白跟他到外面去。

陈慕白刚才看到主刀医生叫住了陈簇，开门见山地问：“刚才医生说怎么了？”

“顾九思的免疫系统受过重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可身体很弱。这次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她之前生过什么大病吗？”

陈慕白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回答，愣了半天，“我……不知道。”

陈簇有些疑惑，“你没查过顾九思？不是你的作风啊。”

陈慕白皱眉，“陈铭墨做起事情来滴水不漏，她之前的事被抹得干干净净，我也没办法。”

说完又想起了什么，“她确实会经常发烧，严重吗？”

陈簇宽慰他：“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平时要多注意，免疫功能低下被病毒攻击很容易生病。”

陈慕白皱着眉不再说话。陈簇没见过陈慕白对女人这么上心，笑了一下，“你们相处那么多年，经过这件事，你也该明白一些事情了。她一个女孩子很不容易，以后对她好点。”

陈慕白点点头。

说完这个，陈簇也有些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喜欢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某个“吃货”待在一起太久被同化了，陈慕白竟然从陈簇脸上看到了几分八卦。他想了想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因为她够有心机、够隐忍、够聪明、够审时度势、够八面玲珑，当然你也可以说她是两面三刀见风转舵的小人。”

陈簇头一次听到这种答案，但这个词好像并不是夸人的，顿了一下，“你这是找人生伴侣啊，还是找谋臣啊？我一直以为你过够了那种钩心斗角的日子，会找个简单点的女孩子。”

陈慕白眯着眼睛看着前方，喃喃低语：“简单点儿的女孩子是好啊，可我一姓陈，便脱离不了这个火坑，她若不能自保，我护得了她一时，哪里护得了时时？到时毁了她也伤了我，何必呢？二哥，我没有你的福气，我没那个命啊，这辈子大概只能在这个火坑里过了。”

陈簇沉默了半晌才重新开口：“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你自己一个人那么多年，现在总算找到体己人了，我也放心了。”

陈慕白似乎还想再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我先进去了，你也去忙吧。”

陈慕白回了病房之后，陈静康在一旁偷偷瞄着他，底气不足地絮絮叨叨，看似是在自言自语，其实是说给陈慕白听的。

“看吧，让你再骂人，这下好了吧……你平时那么可怕，人家生病了也不敢说，耽误了吧……说不定早点送来打打针吃吃药就会好了……”

陈慕白因为顾九思没事了，心里一松也不和他一般见识，瞥他一眼，“陈静康，你最近吃什么了？”

陈静康一脸茫然，“没吃什么啊。”

“没吃什么，怎么胆子突然那么大？”

陈静康立刻一脸狗腿地凑过来，“少爷，现在顾姐姐没事了，您要不要回去休息？”

陈慕白在病床前坐下，“你先回去吧，明天早上早点来接我，我回去换了衣服要去公司开会。你明天不用守在公司了，去找个好点儿的护工照顾她，有什么事马上给我打电话。”

说完之后陈慕白看着病床上的人，渐渐出神。

陈簇有句话说得对，以后要对她好点。

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孱弱，没有一丝生气。陈慕白看了半天，然后伸出手去抚她的脸。你到底曾经经历过什么，为什么身体受过重创？他以前只是觉得她很瘦，没想过是身体方面的原因。

陈静康看着他早已出神，不再说话，悄悄退出了病房。

陈簇下夜班前来看陈慕白时，陈慕白趴在病床边睡着了。可能这个姿势睡得不舒服，他微微皱着眉。

陈簇走过去拍醒他，“别睡了，一会儿医生要来查房了。”

陈慕白对形象要求一向很高，衣服不整洁妥帖绝不上身。可此刻……

身上的衬衣带着褶皱，衣袖被随意地挽到肘部，头发乱糟糟的，大概是趴着睡了太久，半张脸因为血流不畅微微发红，看上去有些狼狈。

他似乎没睡醒，半睁着眼睛一脸迷茫地看着陈簇。想起来自己身在何处之后，他马上扭头去看顾九思，然后问陈簇：“她怎么还没醒？”

陈簇难得见到他这么迷糊的时候，忍着笑，“没那么快，今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段景熙打电话来跟顾九思解释的时候，陈慕白正在跟护工仔细交代着什么。手机在顾九思的外套里嗡嗡作响，陈慕白翻出来之后，看了一眼，很快就走到外面接起来。

段景熙听到一道男声时，有些诧异，“请问您是哪位？”

陈慕白熬了一夜头疼欲裂，揉着眉心有些不耐烦地回答：“陈慕白。”

段景熙顿了顿，“顾小姐不在吗？”

陈静康走近，示意陈慕白该走了，陈慕白边对他做手势边回答：“她不太方便。”

段景熙觉得这件事和陈慕白解释效果似乎会更好，“有件事我想解释一

下，我和顾小姐是因为舒画才见过几次，我们只是朋友，并没有其他的，上次在咖啡厅见面也是被人设计，请你不要误会。”

陈慕白清了清嗓子，声音清冽地道：“见过几次就能成为朋友，您真是广结善缘哪。还有，只是朋友都亲自出面解释，段王爷对人都这么好吗？还是说外交部要解散了，您实在闲得没事情做？”

陈慕白和段景熙年纪不相仿，也没有交集，所以并不在一个圈子。如果非要扯上关系，那就是陈慕白的堂姐陈慕晓嫁给了段景熙的一个远房侄子。

即使不混一个圈子，外交部段王爷的名字陈慕白也是听过的。段景熙比他年长，比他阅历深，城中几个世家都还是老一辈当家做主，唯有段家，段老爷子还在，却是段景熙在掌权。在一群花白胡子的老人中间，尤为显眼。既是一家之主自然不会如他外表看上去那么人畜无害，此刻又敌友不明，陈慕白的态度算不上客气，却也把握着分寸。

陈慕白是什么人段景熙也同样听过，说他年轻有为并不为过，风姿绰约，又生了一张堪称完美的脸，怪不得那么招女人喜欢，只是少了几分谦逊。

“说是朋友，我是站在顾小姐的角度，于我而言，顾小姐并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段景熙大大方方地承认，言辞恳切，“我对顾小姐确实有好感，她被人设计，还和我有关，我自然要出面解释。至于外交部是否要解散，我暂时还未接到通知，如果有了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慕少。至于其他的，我觉得陈家那个地方并不适合她，如果有机会让顾小姐脱离那里，我愿意帮她一把。”

陈慕白最是听不得这话，上次顾九思自己说要离开陈家都让他跳脚，更何况现在换了别的男人来说。陈铭墨要把顾九思放到段景熙那边的话还在耳旁，他笑了笑，“段王爷这话说得早了点吧？”

段景熙不慌不忙地询问他的意见：“是早了些，要不等舒画嫁过去了再说？”

陈慕白握着手机的手指猛地收紧，声音却也平缓地道：“我不会娶舒画。这话我可以对你说，也可以对任何人说。”

段景熙最善攻心，“可是陈家不是你陈慕白做主，你说的未必算吧？而段家我说一没人会说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陈慕白一时无言。

陈静康在车边等了半天才看到陈慕白阴沉着一张脸走过来，他提心吊胆地问：“少爷，是顾姐姐的病又不好了吗？”

陈慕白紧锁着眉头不耐烦地看着陈静康，“你敢再多说一句，我就让你不好了。”

陈静康一脸唏嘘，捂着嘴去开车门。

当天下午陈簇本来是休息的，却被手术当天找陈慕白签字的女医生一脸为难地叫来医院，支支吾吾地把手术单递给陈簇，“陈医生啊，真的要这样存档啊？”

陈簇一开始没明白她的意思，接过来一看，浑身一僵，立刻收起那张纸，方方正正地叠起来塞进口袋里，颇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意味，继而有些尴尬地笑着，“那个……我回头让他补一张给你啊，这张我就先拿走了。”

说完转身往病房走。

陈簇实在难以想象当时签字的是不是那个阴郁冷清的陈慕白！他当时真的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吗？

到了病房陈慕白不在，顾九思已经醒了，但是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医院很疑惑，陈静康手足舞蹈地跟她解释，比画得顾九思头晕。

陈簇气过之后只觉得好笑，直接把那张纸递给顾九思，“等小白回来了，帮我转交给他，给他之前你可以先看看。”他话说得平常，只不过那张脸上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

顾九思一脸奇怪地接过来，打开之后看了几秒钟，脸腾的一下红了。

与患者关系一栏竟然写着“尚未发生”四个大字！四个字恣意飞扬，是陈慕白的字迹无疑。

陈静康看着两个人表情诡异，便探头探脑地凑过来，“你们在看什么啊？”

顾九思立刻开始遮掩，如同陈簇之前一样，工工整整地折了起来，塞到枕头底下，还不忘敷衍陈静康：“没什么。”

陈静康没看到有些不满，伸着手去够枕头下露出来的纸张一角，被顾九思一巴掌拍开。

陈静康捂着手放弃。

陈簇忍着笑调了下输液的速度，“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顾九思这个样子实在没法回答她很舒服，只简单地回了两个字：“还好。”

“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腹腔残余脓肿，所以放置了引流管并进行腹腔冲洗，等过几天之后，渗出少了就可以拔了。这几天到了晚上可能会发烧，疼得厉害，忍着点，我跟小白都说了，晚上让他留下来陪着你。”

陈簇一脸正经，似乎只是以医生的身份交代病人的注意事项。

顾九思听了却是一脸惊愕，“你……你在说什么啊？”

陈慕白哪里是会陪床的人？

在顾九思的印象里，陈簇实在不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

陈簇笑了笑，也没解释，说了句好好休息就走了。

陈慕白在公司开了一天的会，傍晚才筋疲力尽地赶到医院。顾九思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体力，看上去精神不太好，看到陈慕白踏进病房的时候吓了一跳。

再见面两个人各怀心思都有些尴尬，不敢去看对方。

顾九思坐在床上低着头，陈慕白脱了外套挂了起来才开口，一开口就是废话。

“醒了？”

顾九思闷声回了句：“嗯……”

顾九思住的是最顶层的VIP病房，设施齐全而且安静，也不知道陈慕白在干什么。

陈慕白去旁边的洗手间里洗手，半天才出来，看着她接着问：“还疼不疼了？”

顾九思摇头，“不疼了。”

明明是最小号的病号服，可穿在她身上还是松松垮垮的，再加上他问一句她才回一句，看上去格外瘦弱乖巧。陈慕白心里一暖，声音里都带着暖意道：

“以后身体不舒服就说，不要勉强，我又不是魔鬼。”

顾九思以为陈慕白是在怪她，这才抬起头看向他，“我也不知道会那么严重。”一抬头就撞进他的眼睛里，柔软而温暖。

陈慕白状似无意地问起：“你以前生过什么重病吗？医生说你的免疫系统受过重创。”

顾九思忽然敛了神色，全身紧绷，有些提防地看着陈慕白。

他脸上渐有笑意，却是极淡，“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要那么紧张。”

陈慕白温柔得有些诡异，让顾九思很不适应，睁大眼睛看着他，“你干什么？”

陈慕白也不生气，任由她看着，极自然地开口：“没干什么，就是觉得以前对你不好，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补偿就好好补偿。”

顾九思低下头攥着被角不再说话，陈慕白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病房里忽然安静了下来。

陈慕白突然走近，一边抬手去摸顾九思的额头一边问：“还发烧吗？”

他指腹微凉，轻轻搭在她的额头，几秒钟后皱着眉轻声低喃：“好像还是有点烧。”

顾九思全身僵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陈慕白碰触的部位，也不敢动，只是呼吸乱了起来。